# 七十二家集

凡例

一先代鴻編歲久彫耗一家之言傳播者蓋鮮所刻漢魏文集各具一斑然掛漏特甚即耳目數習慣者尚多見遺因爲採取而補之又念代與作者豈惟數公不宜錄此棄彼乃推廣他氏自宋玉而下訖隋薛道衡大地精華先輩典型盡于此矣

一集中所載皆詩賦文章若經翼史裁子書稗說聽其別爲單行不敢混收蓋四部元自分途

不宜以經史子而入集也如賈之新書董之繁露揚之太玄法言班之漢書白虎通蔡之獨斷諸葛之心書魏武之軍令嵇之高士傳陶之群輔錄梁元之金樓子沈之宋書任之述異記酈居之寡過記位業圖吳之續齊諧魏之魏書俱置不錄錄其似集中體者

一完製無多碎金仍瑣每搠藝文御覽諸書割截太過不無遺恨然苟非割截之遺則弁此帙耀亦歸烏有矣吉光片羽足占五德死馬之骨

臺上亟收或同此題目而他書所載一二語彼書所無則尋其脉絡所適爲之增入上下不接則題一又字另附于後若稗乘山經間偶披剔而得全文則又何啻蒼淵虯子乎家之班嗣之賜手疎麟士之抄歷載所收嶄嶄若爾凡厥同志行當佐我不逮也

一古詩文散見諸處苦無善本即諸史所載巳覺魯魚間出況其他乎傳訛者殆不勝指矣余每參合數本而裁定之或形聲可尋則以己意

更決之其無可參訂者不得不仍其舊以俟後來持視世本亦已正得數分矣邢子才有言誤書思之更是一適若思不能得便不煩讀書余以自場且以自愧

一集中首賦次詩次文其同時贈答諸語即附于是篇之後蓋氣誼之酬酢音旨之往還開卷可悉也間或彼此雙收不妨疊見耳獨魏氏梁氏兄弟父子間相關者甚夥且卷帙接連不繁複贅聊用省煩

一綴屬既已竟篇別爲冊録壓以本傳兩傳總
記及後人追頌等篇以次且爲同時贈答諸草
有集中本文已失而他人語獨存者亦載附録
中事有本傳不載而雜見他書者別爲遺事□
論一遍可當肉譜也高壇之月旦屢更隻字之
雌黃未泯故以集評終焉
一標緗既紛甲乙易淆或岐邑以稱晁或蒙鼠
而作璞然事各有始末人各有主名曲爲披尋
本色自露欲自削去之恐耳食者謂其人尚有

其篇集中何以不載翻滋譌啓故另立糾謬一門詳列所以駁出之故與是迷津齊編覽路保無礙眼且博解頤

一集以六朝爲界唐後雄文蔚起然篇帙旣廣殆不勝收體格漸離宜從姑舍猶著古裁者出彼土中之埋李作櫝中之寶若爾時近玩冶鑄尚新即縷飾熳然終殊法物具鑑別者自當辨鑑耳註解有出六朝以上人者附載篇中降是以還我則不暇

一帝王卿士竝藻帖以千春隱顯榮枯皆墨林之一瞬迺以年代稍次架累纍塵或撰述成自先朝乃身名容參後禩如江淹入梁盧思道入隋咸以所留爲其駐足之鄉大較以史書署在何代爲准惟忠武仍殿卯金不宜更標閏位嫌節還麗典午不必溷以維新濂從菁華少伸義槩

一諸家最少亦以二卷爲率其不能足二卷者隔林窺管僅存豹之一斑寸臠殘裘詎參狐之

全體存而不論徐侯廣收縣既綴彼晨星珠從
韴夫夜月云耳

紹和張燮識

# 七十二家總目

揚侍郎集　蜀郡揚雄著　五卷

馮曲陽集　京兆馮衍著　二卷

班蘭臺集　北地班固著　四卷

張河間集　南陽張衡著　六卷

蔡中郎集　陳留蔡邕著　十二卷

孔少府集　魯國孔融著　二卷

諸葛丞相集　琅琊諸葛亮著　二卷

魏 七人

魏武帝集　武帝曹操著　五卷

梁十八人

盧武陽集　　范陽盧思道著　　三卷

李懷州集　　博陵李德林著　　二卷

牛奇章集　　安定牛弘著　　三卷

薛司隸集　　河東薛道衡著　　二卷

# 宋大夫集序

周之季也人以道術爭鳴故諸子馳著而文苑闕焉迨騷以屈平濬源賦以荀卿導其遂開萬禩詞人之始顧集家諸體猶未備也宋玉為三閭高

學所為騷能衍其師緒而弘
播徽音賦則鈲鏗益充歆苞
蔚之縣而殷賑其上虬川翡
翠
林於焉具體賦則先民有集
蓋首予宋大夫彼並世儒翰如
景差輩竟不能尾簡殘篇

與公競傳奇也隋書藝文志
載宋玉集三卷令考所屬綴亦
復散見人間顧未有裒合以
行者余乃編次爰成斯集三十
六甲龜為之長百羽所宗其在
君蕭若干乎猷怪公之招魂

九辯悲悼塡膺如遠剜心血
灑作紅雨噴人追高唐好色
等篇又若礙滯成歡排悲成
媚怨而蒿目怨而解頤似乎
彼此兩截地界豈悼其師之
芳草化蕭必哺糟啜醨別

爲玩世即慷慨熱腸風流
冷眼一身饒蕭之上世奇人
豈得傲以先鳴之道術哉
甲子元日紹和張燮識于霏
雲居

# 宋大夫集目錄

##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卷之三

# 宋大夫集卷之一

楚郢中宋玉著
明閩漳張燮纂

## 賦

### 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者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

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因也然則氣與風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渙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忽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

邸蕚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閒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稊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乃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淋溧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閒堀堁揚塵勃鬱煩寃衝孔襲門動沙軀吹死灰駭

溷濁揚腐餘邪薄入殗殜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温致濕心中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䁾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 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閒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蓆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

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㬳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晣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扵天下見扵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

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
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
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竝入滂洋洋而四
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
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崒中
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
兮巆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
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㵝
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

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坂遥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猗豐沛綠葉紫裹朱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

志愁思無已歎息歔欷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
岸巑岏振陳磑磑盤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
差縱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
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
芊芊炫燿虹霓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
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
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
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
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

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
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蘺載菁青荃射干
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
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
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
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
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
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
合諧紬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

詡詘令人惏悷憯悽務息爭欲愜是乃縱獵者

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

不傾涉滐滐馳萃萃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

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

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

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

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

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 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有瓌

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
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
美貌橫生爗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
殫形詳而觀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
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襛
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
游龍乘雲翔嫷被服俔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
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
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
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
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
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
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
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
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
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似蛾揚兮朱脣的其
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

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
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
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
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
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
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
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
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味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
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

煢以無端含然諾而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
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佩飾鳴
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大傅歡情未接
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
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
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
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暝
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
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

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

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
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閒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
陽鶬鶊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
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
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
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疎俯仰
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
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

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詞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是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諷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出愛主人之女臣無有也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開門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

蘭房芝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衣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戸曰上客日高無乃饑乎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莫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内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死日將至兮下黃

泉王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
人之女王曰止止止寡人於此之時亦何能已也

## 舞賦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待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陽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照耀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而抗音高

歌爲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按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廻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王元美謂傅武仲舞賦托宋玉爲襄王問對及閱古文苑宋玉舞賦所少十分之七中間情語如華袿飛髾而雜纖羅大是麗語至形容舞態如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又廻身

還人迫于急節緪形拙遶灑以擺析纖縠蟣雜續狹若絕此外亦不多得也豈武仲衍玉賦以爲巳作耶抑後人節約武仲賦因序語而誤爲玉作也今姑存之

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蝱鉤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鉤其意不可得退而牵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枝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沉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

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迂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

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群生寢其澤民眡畏其罰其鉤可謂抅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波湍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堯舜之洪竿

攄禹湯之脩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群生

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劭不亦樂乎

# 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罘罳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

長據地跼天迫不得仰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

蚤鱗聿遑浮踊凌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盻附蠛蠓而遨遊寧隱微以無准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于豪端烹虱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

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

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illegible]賦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千仞絕谿凌阜隂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隂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紛出有良名高師曠將為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荊卿

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織悲微痛毒離肌腸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出羊腸坂揆殃振奔逸遊泆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呵鷹揚叱太一聲淈漎以黯黮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

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聲韋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于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綿綿微微所以禦暴也縟則泰過是以禮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間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為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